

金瓶梅詞話

本刻曆萬
重排新全

第四卷



笑笑生撰
張嘉龍編

真本
新校

金瓶梅詞話

海洋文化服務社印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

冬夏長青不世情。乾坤妙化屬生成。

清標不染塵埃氣。貞操惟持泉石盟。

凡節通靈無並品。孤霜釀味有余馨。

世人欲問長生術。到底芳姿益壽齡。

話說一日吳月娘。請將吳大舅來囑議。要往泰安州頂上。與娘娘進香。西門慶病重之時。許的願心。那時吳大舅保定。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。玳安來安兒跟隨。顧了頭口騎。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。吩咐孟玉樓。潘金蓮。孫雪娥。西門大姐。好生看家。同奶子如意兒。眾丫頭。好生看孝哥兒。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。休要出去外邊。又吩咐陳經濟。休要那去。同傅伙計大門首看顧。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。十五日早晨燒紙通信。晚夕辭了西門慶靈。與眾姊妹置酒作別。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。交付與小玉拿鑰。前後仔細。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。一行人顧了頭口。眾姊妹送出大門而去。那秋深時分。天寒日短。一日行兩程。六七十裏之地。未到黃昏。投客店村坊安歇。次早再行。一路上秋雲淡淡。寒雁嘒嘒。樹木凋落。景物荒涼。不勝悲愴。有詩

金瓶梅詞話

單道月娘為夫主遠涉關山。答心願為證。

平生志節傲冰霜。一點真心格上蒼。

為夫遠許神州願。千裏關山姓字香。

話休饒舌。一路無詞。行了數日。到了泰安州。望見泰山。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。根盤地腳。頂接天心。居齊魯之邦。有巖巖之氣象。吳大舅見天晚。投在客店歇宿一宵。次日早起上山。望岱岳廟來。那岱岳廟就在山前。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。但見

廟居岱岳。山鎮乾坤。為山岳之至尊。乃萬福之領袖。山頭倚檻。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。都是濃雲薄霧。樓臺森聳。金烏展翅飛來。殿宇稜層。玉兔騰身走到。雕梁畫棟。碧瓦朱簷。鳳屏亮榻映黃紗。龜背綉簾垂錦帶。遙觀聖像。九獵舞舜目堯眉。近觀神顏。袞龍袍湯肩禹背。九天司命。芙蓉掩映絳綃衣。炳靈聖公。赭黃袍偏襯藍田帶。左侍下玉簪朱履。右侍下紫綬金章。闔殿威儀。護駕三千金甲將。兩廊勇猛。擎王十萬鐵衣兵。蒿裏山下。判官分七十二司。白驛廟中。土神按二十四氣。管太池鐵面太尉。日日通靈。掌生死五道將軍。年年顯聖。御香不斷。天神飛馬報丹書。祭祀依時。老幼望風祈護福。嘉寧殿祥雲香霧。正陽門瑞氣盤旋。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。四海皈依神聖帝。

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。正殿上進了香。瞻拜了聖像。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。然後兩

廊都燒化了錢紙。吃了些齋食。然後統領月娘上頂。登四十九盤。攀藤攬葛上去。娘娘金殿在半空中。雲烟深處。約四十五裏。風雲雷雨。都望下觀看。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。岱岳廟起身。登盤上頂。至申時已後。方到娘娘金殿上。名宋江牌扁。金書碧霞宮二字。進入宮內。瞻禮娘娘金身。怎生模樣。但見

頭綰九龍飛鳳髻。身穿金縷絳綃衣。藍田玉帶曳長裾。白玉圭璋繫彩袖。臉如蓮萼。天然眉目映雲鬟。唇似金朱。自在規模瑞雪體。猶如王母宴瑤池。卻似嫦娥離月殿。正大仙容描不就。威嚴形像書難成

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。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。約四十年紀。生的五短身材。三溜髭鬚。明眸皓齒。頭戴簪冠。身披絳服。足穿雲履。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原文疏。金爐內炷了香。焚化了紙馬金銀。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。原來這廟祝道士。也不是個守本分的。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。姓石雙名伯才。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。趨時攬事之徒。這本地有個殷太歲。姓殷雙名天錫。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。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。或張弓挾彈。牽架鷹犬。在這上下二宮。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。人不敢惹他。這道士石伯才。專一藏奸蓄詐。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。任意姦淫。取他喜歡。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。戴着孝冠兒。若非官戶娘子。定是豪家閨眷。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。兩個家童。不免向前稽首。收謝神福。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。

吳大舅便道。不勞生受。還要趕下山去。伯才道。就是下山。也還早哩。不一時說至方丈裏面。糊的雪白。正面芝麻花坐牀。柳黃錦帳。香幾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書。左右一聯淡濃之筆。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。對一軒明月談經。問吳大舅上姓。大舅道。在下姓吳名鑑。這個就是舍妹吳氏。因為夫主未還香願。不當取擾上官。伯才道。既是令親。俱延上坐。他便主位坐了。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。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。一個叫郭守清。一個名郭守禮。皆十六歲。生的標致。頭上戴青段道髻。用紅絨繩扎住總角。後用兩根飄帶。身穿青絹道服。腳上涼鞋淨襪。渾身香氣襲人。客至則遞茶遞水。斟酒下菜。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。拿他解纓填餚。明雖為師兄徒弟。實為師父大小老婆。更有一件不可說。脫了褲子。每人小腹裏夾着一條大手巾。看官聽說。但凡人家好兒好女。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。為僧作道。女孩兒做女冠姑子。都稱瞎男盜女娼。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。有詩為證

琳宮梵剎事因何。道即天尊釋即佛。

廣栽花草虛清意。待客迎賓假做作。

美衣麗服裝徒弟。浪酒開茶戲女娥。

可惜人家嬌養子。送與師父作老婆。

不一時兩個徒弟。守清守禮房中安放桌兒。就擺齋上來。都是美口甜食。蒸燂餅餛飩春饌。

各樣菜蔬。擺滿春臺。白定磁盞兒。銀杏葉匙。絕品雀舌甜水好茶。吃了茶。收下家火去。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銷饌。都是鷄鵝魚鴨葷菜上來。斟琥珀銀鑲盞。滿泛金波。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。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。托出一疋大布。二兩白金。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。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。這些微禮致謝仙長。不勞見賜酒食。天色晚來。如今還要趕下山去。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。說小道不才。娘娘福蔭。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。仗賴四方錢糧。不管待四方財主。作何項下使用。今聊備粗齋薄。倒反勞見賜厚禮。使小道卻之不恭。受之有愧。辭謝再三。方令徒弟收下去。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。好歹坐片時。略飲三杯。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。吳大舅見款留懇切。不得已和月娘坐下。不一時熱下飯上來。石道士吩咐徒弟。這個酒不中吃。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。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。與你吳老爹用。不一時徒弟弔用熱壺。篩熱酒上來。先滿斟一杯。雙手遞與月娘。月娘不肯接。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。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。用些何害。好歹淺用些。一面倒去半鍾。遞上去與月娘接了。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。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。其味何如。吳大舅飲了一口。覺香甜絕美。其味深長。說道此酒甚好。伯才道。不瞞你老人家說。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。送與小道的酒。他老夫人小姐公子。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。與小道相交極厚。他小姐衙內。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。小道立心平淡。慇懃香火。一味志誠。甚是敬愛小道。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。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。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

徐知府老爹。題奏過。也不征收。都全放常住用度。侍奉娘娘香火。余者接待四方香友。這裏說話。下邊玳安安跟從轎夫。下邊自有坐處。湯飯點心。大盤大碗。酒肉。都吃飽了。看官聽說。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。賺引月娘到方丈。要暗中取事。豈不加意奉承。飲了幾杯。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。伯才道。日色將落。晚了。趕不下山去。倘不棄。在小道方丈。權宿一宵。明早下山從容些。吳大舅道。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。誠恐一時小人囉唆。伯才笑道。這個何須掛意。如有絲毫差遲。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。不拘村坊店道。聞風害怕。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。就教他尋賊人下落。吳大舅聽了便坐住。伯才拿大鍾斟上酒。吳大舅兒酒利害。便教叫偷酒在懷。推醉了更衣。要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。伯才便教徒弟守清引酒。拿鑰匙開門。教大舅觀看去了。這月娘覺身子乏困。便要牀上側側兒。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。外邊坐去了。也是合當有事。月娘方才牀上歪着。忽聽裏面響亮了一聲。牀背後紙門內。跳出一個人來。淡紅面貌。三柳髭鬚。約三十年紀。頭戴滌青巾。身穿紫錦袴衫。雙關抱住月娘。說道。小生姓殷名天錫。乃高太守妻弟。人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。天然國色。思慕已久。渴欲一見無由得會。今既接英標。乃三生有幸。死生難忘也。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。月娘諕的慌做一團。高聲大叫。清平世界。朗朗乾坤。沒事把良人妻室。強攔在此做甚。就要奪門而走。被天錫死邊攔擋不放。便跪下說。娘子禁聲。下顧小生。懇求憐允。那月娘越高聲叫的聲緊了。口口大叫救人。來安玳安聽

見。是月娘聲音。慌慌張張。走去後邊閣上。叫大舅。說大舅快去。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。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。奔到方丈。推門那裏推得開。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。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。這吳大舅便叫。姐姐休慌。我來了。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。那殷天錫見有人來。撒開手。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。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。都有出路。吳大舅砸開方丈門。問月娘道。姐姐那廝玷污不曾。月娘道。不曾玷污。那廝打牀背後走了。吳大舅尋道士。那石道士躲去一邊。只教徒弟來支調。被大舅大怒。喝令手下跟隨。玳安來安兒。把道士門窗戶壁。都打碎了。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。上了轎子。便趕下山來。約黃昏時分起身。走了半夜。投天明趕到山下客店內。如此這般。告店小二說。小二叫苦連聲。說不合惹了殷太歲。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。有名殷太歲。你便去了。把俺開店之家。他遭塌凌辱。怎肯干休。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。取了行李。保定月娘轎子。急急奔走。後面殷天錫氣不捨。率領二三十閒漢。各執腰刀短棍。趕下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兩程做一程。約四更時分。趕到一山凹裏。遠遠樹木業中。有燈光。走到跟前。卻是一座石洞。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。吳大舅問老師。我等頂上燒香。被強人所趕。奔下山來。天色昏黑。迷踪失路。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。從那條路回家去。老僧道。此是岱岳東峰。這洞名喚雪澗洞。貧僧就叫雪洞禪師。法名普靜。在此修行二三十年。你今遇我。實乃有緣。休往前去。山下狼蟲虎豹極多。明日早行。一直大道。就是你清河縣了。吳大舅道。只怕有人追

趕。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。那強人趕至半山。已回去了。因問月娘姓氏。吳大舅道。此乃吾妹。西門之妻。因為夫主來此進香。得遇老師搭救。恩有重報。不敢有忘。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。次日五更。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。老師不受。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。作個徒弟。你意下如何。吳大舅道。吾妹止生一子。指望承繼家業。若有多余。就與教師作徒弟出家。月娘道。小兒還小。今才不到一周歲兒。如何來得。老師道。你只許下我。如今不問你要。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。月娘口中不言。過十五年。再作理會。遂許下老師。看官聽說。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。後來十五年之後。天下荒亂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。往河南投奔雲離守。就昏去路。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。落髮為僧。此事表過不題。次日月娘辭了老師。往前所進。走了一日。前有一山攔路。這座山名喚清風山。生的十分險惡。但見

八面嵯峨。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翠蓋。搓捋老樹掛藤蘿。瀑布飛來。寒氣逼人毛髮冷。巔崖直下。清光射目夢魂驚。澗水時聞。推一人齊響。峰巒倒桌。山鳥聲哀。麋鹿成羣。狐狸結黨。穿荊棘往來踴躍尋野食。前後呼號。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。行來山徑週迴盡是死屍坑。若非佛祖修行處。定是強人打劫場。

原來這山。喚做清風山。山上有座清風寨。寨中有三個強冠。一名錦毛虎燕順。一名矮腳虎王英。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。手下聚五百小嘍囉。專一打家劫道。放火殺人。人不敢惹他。當下吳

大舅一行人。騎頭口。簇擁着月娘轎子。進入山來。那時天色已落。天色昏黑。不見村坊店道。正在危懼之際。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。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。跌落塹坑內。原來山下小嘍囉將月娘轎子。搶上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報與三個強寇。閃出一伙小嘍囉。騎着馱垛。逕入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都被拿到寨前。三個強寇在寨上。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。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。逃躲至此。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。宋江看見月娘。頭戴孝髻。身穿縞素衣服。舉止端莊。儀容秀麗。斷非常人妻子。定是富家閨眷。因問其姓氏。月娘向前道了萬福。大王妾身吳氏之女。千戶西門慶之妻。守節孤霜。因為夫主病重。許下泰山香願。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趕。走了一日一夜。要回家去。不想天晚誤從大王山下經過。行李馱垛。都不敢要。只是乞饒性命還家。萬幸矣。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婉動人。便有幾分慈憐之意。乃便欠身。向燕順道。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。有一面之識。為夫主到此進香。因被殷天錫所趕。誤到此山經過。有犯賢弟清蹕。也是個烈婦。看我宋江的薄面。放他回去。以全他名節罷。王英便說。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。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。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據入他後寨去了。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。我恁說一場。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。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。自吃了有這些毛病。見了婦人女色。眼裏火就愛。那宋江也不吃酒。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。正摟着月娘求歡。宋江走到跟前。一把手將王英接着前邊。便說道。賢弟既做英雄。犯了溜骨腿三字。不為好漢。你要尋妻

室。等宋江替你做媒。保替你尋一個賢女子。好的行茶過水。娶來做個夫人。何必這再醮做甚麼。王英道。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。宋江道。不好。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擇娶一個好的。不爭你今日要了這個婦人。惹江湖上好漢耻笑。殷天錫我那廝。我不上梁山便罷。若上梁山。決替這個婦人報了仇。看官聽說。後宋江到梁山。做了寨主。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。使黑旋風李逵。殺了殷天錫。大鬧了高唐州。此事表過不題。當日燕順。見宋江說此話。也不問王英肯不肯。喝令轎夫上來。把月娘抬了去。吳月娘見放了他。向前拜謝宋江。說蒙大王活命之恩。宋江道。阿呀。我不是這山寨大王。我是鄆城縣客人。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。月娘拜畢。吳大舅保着。離了山寨。上了轎子。過了清風山。往清河縣大道前來。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。頓開金鎖走蚊龍。有詩為證。

世上只有人心歹。萬物還教天養人。

但教方寸無諸惡。狼虎叢中也立身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

人家養女甚無聊。倒踏來家更不合。

口稱爹媽虛情意。權當為兒假做作。

人戶只嫌恩愛少。出門翻作怨仇多。

若有一些不到處。一日一場罵老婆。

話說吳大舅保月娘。有日取路來家。不題。單表潘金蓮。自從月娘不在家。和陳經濟兩個。家前院後庭。如鷄兒趕彈兒相似。纏做一處。無一日不會合。一日金蓮眉黛低垂。腰肢寬大。終日懨懨思睡。茶飯懶咽。叫經濟到房中說。奴有件事告你說。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。腰肢兒漸漸大。肚腹中接接跳。茶飯兒怕待吃。身子好生沉困。有你爹在時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。那等安胎。白沒見個踪影。今日他沒了。和你相交多少時兒。便有了孩子。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。今方六個月。已有半肚身孕。往常時我排磕人。今日卻輪到我頭上。你休推睡裏夢裏。趁你大娘還未來家。那裏討帖墜胎的藥。趁早打落了這胎氣。離了身。奴走一步也伶俐。不然弄出個怪物來。我就尋了無常罷了。再休想抬頭見人。經濟聽了便道。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。倒不知那幾莊兒墜

胎。又沒方修合。你放心。不打緊處。大街坊胡太醫。他大小方脉婦人科。都善治。常在咱家看病。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帖。與你吃下胎便了。婦人道。好哥哥。你上緊。快去。救奴之命。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。逕到胡太醫家叫問。胡太醫正在家。出來相見。聲喏。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。讓坐說一向稀面。動問到舍。有何見教。經濟道。別無干瀆。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。充藥資之禮。敢求下良劑一二貼。足見盛情。胡太醫說道。我家醫道大方脉。婦人科。小兒科。內科外科。加減十三方。壽域神方。海上方。諸般集症方。無不通昨。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。且婦人以血為本。藏于肝。流于臟。上則為乳汁。下則為月水。合精而成胎氣。女子十四而天癸至。任脉開放。月候按時而行。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。一或血氣不調。則陰陽愆伏。過於陽。則經水前前期而來。過於陰。則經水後期而至。血性得熱而流。寒則凝滯。過與不及。皆致病也。冷則多白。熱則多赤。冷熱不調。則赤白帶。大抵血氣和平。陰陽調順。其精血聚而包胎成。心腎二脉。應手而動。精盛則為男。血勝則為女。此自然之理也。胎前必須以安胎為本。如無他疾。不可妄服藥。待十月分娩之時。尤當謹護。不然恐生產後諸疾。慎之。慎之。經濟笑道。我不要再安胎。我今只用墜胎藥。胡太醫道。天地之間。以好生為本。人家十個九個。只要安胎的藥。你何如倒要墜胎。沒有沒有。經濟見他掣肘。又添了二錢藥資。說你休管他。各自人自有用處。此婦子女生落不順。情願下胎。這胡太醫。接了銀子。說道不打緊。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。吃下

去。如人行五裏。其胎自落矣。有西江月為證。

牛膝蟹瓜甘遂。定磁大戟芫花。斑毛赭石與砂。水銀與芒硝研化。又加桃仁通草。麝香文帶凌花。更燕醋煮好紅花。管取孩兒落下。

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。作辭胡太醫。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。說到晚夕。煎紅花湯吃下去。登時滿肚裏生疼。睡在炕上。教春梅按在身。只情揉揣。可煞要作怪。須臾坐淨桶。把孩子打下來了。只說身上來。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裏。次日掏坑的漢子捶出去。一個白胖的小廝兒。常言好事不出門。惡事傳千裏。不消幾日。家中大小都知。金蓮養女婿。偷出私肚子來了。卻說吳月娘有日來家。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。來時正值十月天氣。家中大小接着。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。月娘到家中。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。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。告訴孟玉樓眾姊妹家中大小。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。從頭告訴一遍。因大哭一場。合家大小。都來參見了。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。到跟前。子母相會在一處。燒紙置酒。管待吳大舅回家。晚夕眾姊妹與月娘接風。俱不在話下。到第二日。月娘路上風霜跋涉。着了辛苦。又乞了驚怕。身上疼痛沉困。整不好了兩三日。那秋菊在家。把金蓮經濟。兩人干的勾當。聽的滿耳滿心。要走上房告月娘說。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。傾在毛司裏。乞掏坑的掏出去。何人不看見。又被婦人怎生打罵。含恨正沒發付處。走到上房門首。又被小玉噉罵在臉上。打耳刮子。打在臉上。罵道賊說舌的奴